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柄

謄錄監生臣張龍升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十七

明 羅洪先 撰

祭文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文

嗚呼天於斯道常默維持既顯其精必振其衰苟載籍之徵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遠俗學澆漓繩趨尺步者多迂濶以相視而分章析句類習為進取之規

雖以舊學宿儒號為通博者猶未得其肯綮孰能不由師授闢千古而獨馳於惟先生間氣所尸遠識雄志剛腸瑰姿雖啓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泳於道涯者若天縱其步而神畀以私故不知者以為簡於泛應樂於無為不計情變不虞誑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苟一芥而千駟莫移處寂寞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世俗之可羈交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

施義之所安犯人言而莫恤情有所屬假一盼而猶有  
忸怩望之凝峻端重有如喬嶽就之則怡然盜睥而鄙  
吝之化不覺氷釋而雲披故歷窮遭變處人之所不堪  
而笑談自若視榮名好爵其得也若適然之遇而邈無  
前期固少成而若性雖聞風其可師此其有足述者皆  
形迹之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  
之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未嘗一入於念而以聖賢為  
可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

而不疑慨惟此日談學多岐妙解者每先入於所主而茂修者矜一節之高奇不然則各持門戶或有待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說冀來世之有遺求其自幼刻厲絕類等夷不求成章以表暴自任甚重而不辭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口莫能盡而意之所指人莫能知然視人之不知漠然中無所動而古人之語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而有事於發揮此非惟二三子承命而耳提者莫肖其分寸雖家庭內

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為若斯蓋平生所宗在  
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延平之墮然若田夫野老惟身有  
之故常口誦而心惟洪先失學罔辨妍媸曩歲丙戌奉  
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獲執業而就鑪錘閑邪求仁惟  
人秉彛既示蹊徑復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  
以易而父母之生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嚮  
方不敢置身於不義實惟罔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  
聲欬受箴誨者亦十有七年於茲痛惟始也懷聞見而

領略及其繼也持議論以支離虛聽言而未聞道類朽  
腹而觀朶頤逮至近歲始悔莫追方回首以瞻溯阻山  
川其遠而聞朝命以待次慶尙羸猶可醫計歸輶之在  
邇奉拂拭於臯比當默會於意表庶微隱之可闕懲多  
言之躁妄去異見之夸毘究時習之所在日俛焉以孜  
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熙悵從遊者咸不及門  
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貽夜夢寐而攜手朝跂足而  
望之將謂世無鳳鳥幽人貞吉豈意歲非龍蛇而哲人



告萎倏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繡裳乃見總帷既失聲  
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見奪胡不忍期月之  
少遲而今而後有悟將孰與開其扃鐺有感將孰與正  
其著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譴亦天愛吾道而靳與之資  
遺行可憶至言有裨期竭才以追影憤苦難於後時既  
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隳耿明靈其不昧尚翼行而  
啓思俾眇末之有成亦輝光之永垂德何時而可忘徒  
仰望而涕淚湛空觴以薦誠聊泄哀於片詞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文

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濱白沙之城不覺夢寐之南也已而聞先生之言以未至衡山為念至死而猶不忘蓋雖未嘗出戶然每思祝融之巔紫蓋之上誠不覺神爽之西也比來獨居自懼

無友於是出遊三湘之上蓋雖未嘗近先生之所居而  
已得先生之所未至然又思不知所謂至死而不忘者  
果何所為即悵望於七十二峰之間無益也先生之祠  
先一年而成某之遊後一年而至豈果有待也耶又自  
思力弱志卑恐不足以承之也先生其啓之否耶

祭魏莊渠先生文

嗚呼自道之喪學日以分或執私見或泥空文或雜異  
端億說紛紜門開戶列反躬未聞於惟先生幼抱偉識

違世背俗凝然特立絕去多藝斂精蓄力聖賢我師所  
志惟一謂人之生有欲有知辨察弗密學其殆而天根  
天機動靜弗離虛以精義靜為動基不勦衆言不由師  
授寢處食飲是圖是究四海多賢昔予云邁惟日孳孳  
莫居其右洪先辱教敬如著龜論與考訂事必箴規跡  
雖少違心則弗移每問安否以卜興衰音問幾時悲風  
忽動山川伊阻莫致一慟千里戒途三年升堂匪德之  
懷惟道之傷嗚呼

祭薛中離文

戊戌之夏與先生別於青原山中執手而語曰鑒江之  
會迄今八年不知後此八年復會何地於是潛然不忍  
反顧而去當是時先生遠遊歸蓋思與海內友朋各取  
所長各棄所短求聖人之學大明於世以不負父師承  
傳之重意何銳也而愚亦不自量慨然有四方之志又  
且待罪於朝計八年之間彼此往來者當不知其幾縱  
不得間宜亦不出於八年內矣嗚呼豈知先生之歸也

病不能償其意而愚之蒙罪也身猶幸全而歸今年取友四方適聞先生訃而又符八年之數是執手之語疑若與為永訣者嗚呼豈不悲夫今之談學而彊有力者宜莫如先生先生自許之意其說若何而竟至此苟後死者不求自得而徒寬假以待時豈惟不知愛身亦可謂不善取於先生矣先生其謂之然乎

祭王心齋文

嗚呼孔孟既沒聖道若綫庶幾中行狂與狷焉諸子之

後孰非聖訓以質為學就其所近莫或裁之源遠益分淆  
言罔折哀哉斯文千載之後一元載啓有覺其修有若  
王子惟子默悟不由見聞心輕百世氣奪千軍陽明是  
師良知相授潤以自得擴以大受四方之士雲集景從  
戶屢常滿河飲皆充而我何知不量進取尚志問業嘗  
辱獎與維歲己亥始獲樞趨子方卧疾據榻見余勉仁  
之方明哲之論傾囊見遺錙銖分寸大成作歌復以贈  
處自顧瓦缶莫和鐘呂默成一語冀入虛聽幸子首肯

諒我不佞曾幾何時訃音遽來往者不作今民之哀孰  
能執德百折不挫孰能原性洞識真我拘方守轍眩文  
飾義一經鑪錘如醒酣寐探子之心豈是遽休不徙不  
改聖人是憂天若假年日進曷已嗚呼奈何遂至於此  
心亦惟危道不易談善學柳下莫若魯男子尚無忘啓  
佑來學咸自反求如子之覺且俾愚鄙亦獲瞻依大道  
為公匪我之私嗚呼

祭謝子貞辭



古人有言學聖貴資自余求友不啻渴饑得子相助志  
願勃如謂當其議造道無涯數年以來粗見是非與語默  
倍不我難疑胡爾背去如旅中違始聞抱疾問何致斯  
或言誤藥或弗省思夫子所慎豈是不知始猶厚望書  
往勉之未幾訃來有涕漣如天不祐善吾亦何施汝奎  
天臣咸可遠期相繼而傾曾不見遺命果如茲更復奚  
為惟余存心耿耿含悲

祭周七泉文

嗚呼駕風鞭霆凌高厲空此古人之豪雄也而竊尚其風守身如處子用世如轉丸此古人之完業也而思有之躬發忠孝於君親敦信義於鄉里嘗希陶矣而自謂未及其澹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晚慕濂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寒暑不遊風雨不赴可保身矣而忽遘疾飲食必擇藥餌必精似慎疾矣而忌醫弗庸將其屬之天者嘿有所制以拂亂其常度故存諸已者雖進取之銳卒莫勝夫氣數之窮嗚呼長途寡旅二人相逢其一車摧馬

瘠僵仆中道而號呼莫應其一望室廬冒險阻而俛俛  
無與安能已於趑趄而哀恫而今而後孰為指學之進  
退孰為審道之異同孰為久要而上達孰為冥會於屢  
空破琴絕響悲山水之徒在芝蕙嘆恨氣臭之不終  
鷓鴣之原枕塊所封死則相從本其素衷履霜慄慄仰  
天蒙蒙臨穴一慟有懷曷通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浙

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為之提攜  
迨春陵之感奮啓閩洛之精微或登筵而獨對或專郡  
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龜山之召殆其一幾幸委  
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曷裨自陽明  
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既顛  
摧於荒裔猶集詬而交嗤先生弱冠早自得師閭閻侍  
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蜩聚議論蜂馳稟承讐難  
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內外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

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  
贍博又皆足以發之不獨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即同時  
儕輩幾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密勿久奉疇咨九重  
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脾倘其  
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於可否之際引納於和平之  
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其為則當年傳授不為  
虛誕無疆宗社固將藉以維持也胡為乎賜燭之寵方  
渥而鼎覆之哀遽貽繡裳之慕未厭而台坼之占莫違

豈民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而顧  
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於間世之才與夫  
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嘻噫嘻洪先束髮  
快覩光儀初入禁廷朝夕相依語必劄記信如著龜廿  
年睽遠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離默默有懷思報  
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茲望而不即如何弗悲每讀夫  
子拔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嘆而歎  
獻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尹生道輿文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舍是而學百不一完道  
非其資力倍功半才弗合誠中正或畔哀哉道輿世豈  
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子之淳懿慈柔雅靜見利即  
耻慕義若競孝友天至謹納性成不欺暗室不狎儉人  
執友怡怡亦闇而諤僮僕依依無忿以虐身已計偕家  
猶農作謁金屢揮決履不忤始未知學鄉譽已聞迨與  
切磋毅然出羣氣以養充事以志集獨抱古心一洗陋

習崇明海邑坐者賄移衆為怫然已若未知赴險如夷  
視民猶子凶殘漸歸龐雜可理風檣幾傾順命委已沙  
城將圯犯議請徙官以憂解民為悲嗟或衛之疆或別  
於家釋服待次聞薦忌美胡是褊心投之萬里受檄靡  
怨足馬而趨蒼山珥海載煦載濡民賦弗均更錢視力  
民產弗豐傳餐損式奏能日積侍養歲違有懷陟岵莫  
遂拂衣雖則負疴曾未皇息盡瘁而逝不弛其職名揚  
北闕位佇西臺驛書來召公移告哀官幾再考囊無長



物闔郡助喪罷市號鬱名宦啓祠行省致紼賻卹有加  
行李初訖凡茲列行世或可能務學且篤近復誰曾虛  
心察微改容受善毫髮有歉顏面必見我非益友子自  
得師愛均骨肉信比龜著無體之心一體之義存之則  
虛推之則至我言子頷我往子隨終身相倚棄官為期  
天胡不仁奪子太速弗待研精弗留表俗豈無良朋亦  
懷好音惟是多岐矧曰同心匪余獨悲恐時胥溺一人  
之灾多士之戚我行踽踽愧負實多不藉輔翼後當奈

何得失之微壽夭之數蒼蒼誰謀不暇問故有弟有子  
壽考無疆子目可瞑無過徬徨昨聞荆川亦復隕墜九  
京相逢必廁行輩孰憐衰病朝耶暮耶駭此歲陰非龍  
非蛇萬物有盡何獨於子惟子在京未可以死今未可  
死而竟失之我病即衰能已於悲嗚呼哀哉

祭唐荆川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  
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

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壓同袍文體丕變紙價爭  
高惟帝知人因言拔士天語袞袞聖鑒燭視孤忠素許  
况感殊遭事計浮食施懼屯膏荐入詞林遽探藝苑測  
理幽玄範格高遠九經該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  
韋劉山鏡冢移象衡數緯密算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  
足行質鬼神脫屣軒冕潛軫荆榛叔夜交絕黔婁守醇  
不慕榮顯不媚鄉鄰決履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  
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廬者愧執經者馴仁急

顛連藝兼文武無問鉅纖咸求裨補官條民故水會兵  
防制備古今技列短長欲試經嘗不辭饑渴去爪挽彊  
短後露跋凡茲集美衆已讓能在行輩內以豪傑稱乃  
願所安在期自得從善轉圜如德如色良知至足動意  
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抵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即  
非惑祛似是言詮弢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邇獨立靡移  
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汙  
濟焚舟庭靡逸晷席滿名流慮極專勤見異曩昔信已

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滯豈旁通謂道如谷隘豈廣容  
取必此心弗倚於外舉世非笑莫我芥蒂物皆吾與安  
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矧方為員制用於樸大方  
昌拘至潔不濯幸際吐握獲覲承明南北奉使寒暑載  
更痛絕清談峻揚風采隱達戎懷情輸謀紿畢智殫精  
炎潮溽海宵枕甲戈朝巡營壘酬勲進秩開府專征武  
侯食少峴首淚傾嗚呼哀哉謂生稟殊無所於賴盍阻  
荒遐乃起吳會謂因材篤有意則然盍靳其幾乃奪之

年知者傷之虞其過銳忌者短之逆其改計或憎其僻  
或賞其奇即門下士疑信半之藉藉在人絕非所惜豈  
效循牆始名完壁嘗聞自哂出則羣咻知之而蹈中必  
有由捄焚遑遜力田罔秋謀身或缺報主則周譬疾於  
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途士增多口  
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胡取瓠落早虛左車謙  
以持下美不獨居敢望及肩律萃培塿瞻之在前瞠乎  
其後聯署載筆共棹還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

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軌轍睽孤廿載良覲三申  
每當抗耦輒嘆軼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速昌江之濱雲  
巖之麓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割囊助室反袂分程詎謂  
茲遊竟成永訣遠計忽傳長號欲咽嗚呼哀哉默悟養  
生徑超欲界多病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  
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  
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祖所不瞑者復奚念乎嗚呼哀  
哉弦常異佩蓬蔴互倚禽有比翼木有連理而今而後

孰傲孰企孰繩枉違孰頷議擬一寄空木一類拘株矧  
餘殘息卧而待鋪未究底理寧係有無縱留後死誰與  
為徒嗚呼哀哉初蒞維揚行部寄語歲侵野虛回風冷  
雨代匠血指待炊乏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絕筆  
句成凶讖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久掩庭戶幾  
歷居諸哭不撫棺弔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鑿夢魂  
去來山川緜邈烟烟正氣烏容泯澌於何招之黃鶴紫  
芝兄即子桑我非曾哲慟何知哀情何知溺越疆馳賻



追之靡及今雨垂垂似助灑泣嗚呼哀哉

祭趙生子良文

嗚呼子良子今舍我其何之嗟違世而獨立亦孰憑而孰依始取友以自益紛色笑之追隨幾目逆而可懷獨身許而弗離將與遊枯槁寂寞之鄉觀溟滓滉瀆之涯超塤埃而出入處太虛之希夷指無窮以為的凌千古而共馳胡為乎天假之資縱其來而忽曳於後學幾於悟與其進而竟止於斯嗚呼子良吾能不悲憶在乙未

執贄旅邸子雖激昂吾猶浮靡還山以來方藉助啓可  
否互荅寧辨彼此石蓮栖巖雪浪登閣聽雨青原看雲  
匡嶽汎鷺渚之春濤駕玉筍之秋鶴種種取證默默反  
觀信此心之無物雖動應而靜安玄矩運而中主閒視  
聽之不干存莫得而何失時顧諟以盤桓懷至寶以難  
捐誕先登而獨往歷歲月之幾何曾不易其所尚顧余  
馬之班如若抱瘵而服恙間話言之相投忻羣和於孤  
唱察所行之或頗口囁嚅而意愴怳感振轡以病途期

白首以相望豈積戾之未蠲類瞽者而失相羗踽踽其  
誰憐子不返兮川之上嗚呼子良古之清人穢氛遠謝  
灝氣還淳不期而至天機自神寒不挾續食或累旬吾  
竊謂斯道有屬誠曠百世而相感子猶以長生為諱欲  
備萬物於一身彼其有託而逝以權顯真皆儒者之大  
忌屢雜出而難遵二年而病藥不濡唇將宜節之理疎  
亦稟受之數屯固不意吾子善養而乃於此有遺論也  
嗚呼子良持一介不染之操以處貧而掩其介挺萬夫

莫奪之勇以無位而閔其名修身獨善之具尚微人每相狎而未易乎俗明道開來之望甚切時將有待而未試之行心所獨詣賞音者寡既莫為之慨惜志未盡遂聞聲者吠咸相怪以疑驚此吾所以益為深痛而無復有望於相成者也子縱已矣吾何為情耶去秋之杪聚哭尹氏今秋之初哭子永逝人世如此烏用久計庶幾未死致一勿二且報吾子終此大事地下有知相見無愧嗚呼子良哀哉

祭蔣道林文

慨維聖學一塞一行自宋迄今曾幾大明江門衍派天  
關抗旌一麾衆諾公則克誠疑義既晰內實外瑩匪直  
修己亦善友生大學之道始於性情如彼一體觸之即  
驚政無遺議教有嘿成儒者之用可謂有徵余少不類  
邂逅燕京無緣重晤歲律屢更鄉園遠札几席時盈肝  
鬲披露形異心并自是莫逆愛逾弟兄已未之臘不續  
芳聲庚申春暮聞訃屏營始訝曩昔何幸結盟哲人日

遠世路縱橫含哀莫訴誅此生平願諸來學守此法程  
憐余衰甚回首淚傾歲歲桃岡誰對春榮動而未形乃  
獨之精言出新得聽者勿輕宇宙寥寥其孰有成嗚呼

祭鄒東廓公文

嗚呼先生豈可一日少哉方陽明公之存也傳良知之  
說者各以其意為解惟先生則獨公之言是述及陽明  
公之沒也承良知之統者各以其資為的惟先生則獨  
公之言是守故始而青原繼而復古終而復真以及安

成之四鄉吉安之諸邑無處而非講學之所亦無處而  
非講學之人而良知之發明至於今二十有五年日以  
昌大而不廢者誰之力歟蓋述公之言非難舉其言而  
不雜為難守公之言非難信其言而不疑為難自紹興  
之後使人無疑於師說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今斯已矣  
良知之說滿天下求其疊疊不倦如陽明公者不鮮歟  
良知之說聞天下求其深信不疑如先生者不尤鮮歟  
故始而先生之病也通邑之人莫不身禱以冀其稍延

及先生之沒也通邑之人莫不巷哭以悲其不再至是  
乃知先生之學與萬物為體先生之身與天下相通是  
豈可一日弗存也哉某聞教二十餘年以匡病不出戶  
者三年餘矣亦思此身稍健必思繼先生之業以畢此  
生而先生以道自任引誘不怠曾幾何時遽至於此然  
則九邑之間至可悲者孰有如某者哉先生事業文章  
在天下天下之人皆知誦之乃今獨悲先生之身者為  
斯道為斯世有不在於事業與文章也先生其亦自惜



否乎

祭聶雙江公入殮文

嗚呼哀哉言與淚下尚忍言之自庚寅秋辱公顧愛審  
視相忘有冀無怠歸田以來規畫著龜言動相比何敢  
依違然未知為學之的也丁未之秋示以良藥倏然心  
驚不謀而諾如是三年如負針芒漸悟漸達食已得嘗  
蓋至是而後知為學之力也嗚呼非相入之深不知去  
年日之遠非相信之篤不知守今日之專自是以後執

事雖以病自負而反其本心可以無愧於後先矣嗚呼  
相連若此遽舍我而去其痛豈不足為相憐耶長號蓋  
棺一生已足多病糾纏阻於往哭蓋可悲者固無窮而  
不可易者與世化而相續獨抱遺經固不能已於餽餽  
也哀哉哀哉

祭雙江公歸窆文

嗚呼哀哉人之慕古有如適途及履蹊徑所患皆誣又  
如誘引登霞孤嘯亦既改圖漸聞要妙語者非惠悟者

非增昔者迷誤今得未曾惟我太保超稟神授自立克  
修不戒而就惟志獨出試政無前雲間不擾民瘼以宣  
惟帝知人作左右史徧歷諸難八閩風紀孰遏其進出  
守於蘇積滯用滌豪強載逋既退而潛屏居物外得失  
若忘密觀成敗借恂三晉跡比長城萋菲之謗不質而  
明乃進中丞司馬之佐正位本兵有勤無惰帝念碩德  
兼以膚功曲從所請俾慎厥終斂實勿施卷藏於密佚老  
八年心安身吉篤於故舊厚而不遺奉公守法不蔽所

私大冊七書發揮道脉移文簡書雍容不迫出其一二已足名家探玄揭隱言大非誇惟予何知懷人早歲追逐無疑言聞而醉骨月相倚積有歲年戊申巳酉相信而專人易其幾獨難于道聞且弗驚相顧而笑或未甚悟而煩指焉即事嘿識不以言傳自予二人如一手足或弛而伸或斂而曲或忤或聚間有異同意會而解不介於中一十六年互相出入各憤所求無過不及予之自述匪銜於人惟懼不察或掩其真人貴相知所信安

在一日失之豈明向背今日何日遂成別離朋友之義  
誰復知之懸知櫻心惟在一子有而不賢不如其已著  
作之富圖書滿前千秋而下孰重而堅惟司馬公與明  
道氏有姪傳心寧分彼此言而不達遺以長悲於乎雙  
翁永有世規嗚呼哀哉

祭同年李伯實

嗚呼吾與子將遂不復相見耶方相期於無窮者而今  
竟不可望耶子何為而遽至是也哀哉天之生才也不

數而於其間值焉者每有相之天有意於培覆耶吾則不可知果無情於萬物耶吾亦安得而悲之嗚呼道喪千載悠悠莫傳功利撓人視為故常有聰明特達者墮於其間方且指此為怪其孰能余從丁亥之歸始相覲面往復立語感吾草木鳥獸各率其性之言而遂為知己朝夕相聚視為弟兄偕計於京同寓招提相與極有生之道至於天地萬物不我為累者子獨躍然以喜此豈易得耶平生之志不能姍姍覩世俗態輒復含耻斷

斷訥訥不知逆億貧而能約不事侈靡性率淳實氣亦凝栗謂子將為遠到而今不然嗚呼將命之不可謀耶將粹美者之不可久耶信也吾亦安得而悲之少取科第若不介意中心所好固甚凌厲入夏以來若不稱是未幾而果病也將其氣之索耶未可知也世之衰矣實得者不多見矣得見有志者斯可矣有志者不多見矣得見質美者斯可矣善人惟日不足為及時也朝聞而後夕可死矣故古者貴壽嗚呼子有美質而志弗竟天

與子乎何心況子猶有祿養之謀耶哀哉哀哉天地終於渾淪古今一瞬息也無往無來無存無亡者吾與子固悠然矣有往有來有存有亡者吾亦不得自留情也吾能為子久持悲耶哀哉哀哉

祭毛一木廷尉

於惟廷尉世襲芳芬實州介節拔萃令聞以構以堂惟崇惟郭蘭積餘馨玉蘊未鑒爰暨烈考惇樸揚華奮躍等匹登躡休嘉粉署是草朱旂握麾夷邦是屏皇風用



恢惟公嗣服弱冠刻厲三益時延九流默識才豐思達  
聞洽詞雄允矣先進時哉未同志屈始伸學優而仕藝  
苑蜚英銓曹擢異湯湯吳會鬱鬱名都懸銀紆綠賓幕  
訐謨衡石如流園土無滯方岳推賢郡邑蒙治龍蛇時  
蟄猿鶴為羣丘園之賁不顯亦聞赫赫中丞超紹高武  
直排帝閣樹績天府烏林棘寺虎塞蘭臺入司喉舌出  
靜塵埃功懋恩馳秩崇寵畀公雖在野殊命光被朝有  
令臣野有壽考王人咨諏鄉閭化誘閔予不造先君見

背世托交遊晚獲瞻對言必經史動有規模古悲貌似  
予亦目瞿嗚呼哀哉歲月幾何世難坎軻嚴霜夏殞悲  
風日多嗚呼哀哉靖節哀歌王孫遺令達人則然曠世  
罕並惟公訣辭幾於俟命變不懾中終能順正匪心不  
繫寧視如歸乃知盛履其抱必希嗚呼哀哉朝援素毫  
夕就狸首邦族傷思知舊號走訃馳臺省誄集冠紳松  
雲虛望梁月留神嗚呼哀哉靈根後凋纖色速瘁芸芸  
有生孰是畢遂名流身壽盾廣心傳慨往者情待盡者

天嗚呼哀哉

祭友人劉孔脩

嗚呼劉子冀羣才逸臯鶴氣豪志隘猥瑣聲傾俊髦季  
方聯武宣文垂懿否衍豐亨約施急義韓韓賢轍青青  
子衿士館賓庖宿戒日臨在昔卜鄰與子結袂再世通  
家視予猶季宛宛携幼役役在途忘言狎愛終歲馳驅  
匡子燭隣范生藿飯相顧形癯實惟心悅同類變豹獨  
子守雌席無遽割穀為先推離翼重雲廣河一葦雪蘭

頻來風標自偉憂患各罹交遊間阻為別幾時遂因二  
豎澗松方秀井梧忽凋聞訃欲摧長些曷招子三為衆  
五十非夭浮世何常冥觀宜小惟茲蕙嘆固感蘭熏嘿  
嘿蒼天迢迢白雲會面無再寸心如一不負延陵有如  
皦日執引切念倚廬阻奔聞余誄言應爾斷魂哀哉哀  
哉

祭外母許淑人

吁嗟淑人篤惠兮爰托植於靈根稟茂和之懿質兮敦

靜操而象坤琮璜玳玖介特兮薰鬯糾結而蕪蕃錯綵  
流以組紉兮翩雲裳之欲騫去髡儀以結縞兮耿夫君  
其行尊誕景升於列缺兮羣仙珮之翩翻馳旌霓於四  
方兮騰烈節直排乎帝閭翳何郵之奄集兮實柔嘉之  
內援閔風雨之拮据兮采采於江蘩既良旨蓄兮式穀  
爾昆樛木鬱其春陰兮萋萋蘩之若樊鳴鳩翼而載鳴  
兮眷顧復而斯恩紛葦蕤之總總兮又蓼蕭而紫蓀咸  
冒被於寵澤兮競旖旎於芳原欣初陽之果亡兮凜零

露而竢暄方禕翟之陟庭兮恨遲暮而瞻背萱胡涼飈  
之久起兮竟落葉之反反豈吉人之速萎兮抑慶閭而  
弔門遙望望於遠道兮天潢渺而無源將閨蓬之高躡  
兮駕青禽而乘文鵷悲歲律之冉冉兮玄冰冽於丘園  
履堅而創鉅兮魂慘惻而煩冤仰蕙帷之垂悵兮聽啼  
鳥與哀猿誰獨無心兮矧相攸而余媾婚薦椒醕與蘭  
脯兮羅豆實於盤飧來不來其餘顧兮情縻絕而何言

祭楊文襄公

邃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名賜  
諡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遭也俱各  
撰言相弔且寓追慕之意憶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  
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  
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  
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  
給率數十百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  
於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頷之輒應聲曰世

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賓其塾又故門生也為武選郎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夫為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於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頷之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為言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



何與世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領之否乎嗚呼

祭曾勿齋叔丈

於乎我公雞檠之勵牛繭之精人固謂公之必通也顧  
年逾服官政而始貢王宮馬融之經鄭虔之席人固謂  
公之悲窮也顧猗蘭不怨而伐木多悰鬢髮豐軀澹欲  
希情人固謂公祿崇崇也顧拂衣歸去而扁舟西東松  
筠晚翠棠棣交榮人固謂公樂融融也顧鴻飛暮渚而

鵬來晨風於乎使公徵鱗而起則身未必能歸而解龜  
不勇則龜未必能速然見公之見機與正終者審於中  
矣慶弔相隨余又安知天之夢夢也哉惟於公之歸也  
既阻見於仰藥及聞公之變也徒含淒於倚桐負素衷  
矣一觴告哀公尚饗之

祭桃林同年道承文

吾邑同年舉進士者六人三人不幸早逝而兄為獨後  
其塋皆不踰年而兄為獨遲先逝者舉進士未久而吾

之交游亦未稔不知世道之升沉與人材之難易而諸進士者宦皆未甚顯視先逝諸人徒有死生之感耳兄之逝稍後又復遲葬以十年十年以來世之流風日下舉進士者即皆破常調薄名義以先輩行已為迂鄙而高官大爵駸駸且日嚮柄用回思兄斤斤自好且欲與世之善人朝夕往來以圖相益者何可多得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其親竟亦不遂況其身乎則吾於兄之塋重之以辭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

以也而吾三人存者出入祿位亦十年於茲矣雖不敢  
破常調薄名義以冀所謂高官大爵然十年之間求不  
負日月以免於後死之責必皆不敢自信也而二人者  
又皆守官不及臨穴則吾於兄之塋重之以辭其含悲  
有甚於二人者有以也夫事有類而情異時有過而情  
近言有盡而情深此必非一人之感已矣兄亦含悲否  
乎

祭毛東塘公

嗚呼豫章之盛蟠深幽入青蒼及其摧也化為羣材而  
烟雲磅礴者駘蕩其何之雷霆之震軒六合驚百蟄及  
其斂也廓然太虛而光景歛霍者不可以彷彿窺故積  
氣之厚者世莫測其用而據物之精者神每秘其奇方  
公之出也躡星履揚雲旗北邊避青坂之險南交畏銅  
柱之遺縹組送款縷金獻辭將帶礪為盟可以續石室  
之贊頌而兵刃不血未嘗困赤子於瘡痍於是帝命曰  
都式遄來還無緩其馳進之孤卿畀以全師惟茲禁旅

亦惟乃司當是時也庭麾列帥門走偏裨籌決尊俎風  
生指顧蓋左襄平右青唐莫不受其鞭撻而穹廬北戶幾  
千萬里昔之不免於金革者亦各警其威力而遂相忘  
於恬熙比其歸也平戎之賞未定而明農之志已移三  
益之徑初開而二豎之孽漸滋洛中之社不待而箕尾  
之兆遽垂豈所謂造物之愛惜者去來有數亦功成身  
退得之天道者非人世之可羈不然胡為乎其迅速若  
斯也惟公之生間世殊資器大有容質任弗欺位尊而

勞以撝謙愛博而恩不擇施舊怨若棄懿親是宜絕近  
名之行加以黷闇而不嫌於茹納懲矯俗之過雖紕賤  
而可接乎光儀遇夫善之可進也用之不必出於已至  
於義之當斷也執而未嘗詭於隨此其德美之冲粹實  
由性成而罔疵故聞其向進多倚以為重而樂其用譽  
迨其既卒不獨君子傷其失類而庶士亦動於煩思在  
故舊或不勝其捐別之慘若童兒厮隸無問識與不識  
亦知詢其疾病計其年壽而助獻歎者是豈可以強為

哉嗚呼在昔崇高多遭嶮巇公處其順蚤發萎遲云胡  
末節若或尼之非物忌乎全而理盈必虧惟其尼矣於  
公可推使一於隨忌者其誰以此令終又何嗟齋洪先  
早歲辱在詢咨重以世交置之心期疑義與析盡言見  
規冀有大成忘為過私蓋徼惠甚殷而獻忠則何裨比  
一再見神閑氣夷竊占福履不替其綏曾未旬日移書  
論詩曰余有志而力已疲以為能持退抑如此者孰知  
遂為永訣而竟莫追聞訃奔奠有淚漣漣人非金石幾



何弗衰奚獨於公不已其悲其悲不已所感可知知不  
盡言公必鑒而哀哉哀哉

奠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惟四仲弟夭亡斷我一臂兄妹聚哭聲  
同情異衆皆哀死我獨失計父母有知目豈能閉三人  
氣稟妹不若弟年時相見常恐疾罹自昔于歸一十六  
歲怙恃既遠積憂成滯及再得甥謂可慰意何期哭幼  
翻令自斃始聞疾作奔問驚悸即為訣辭相對灑涕選

方審卜靡事不至形證雖危幸脉可恃曾未及旬增以  
眩痺不遠百里求藥城市變起倏忽醫噤莫治號呼誰  
援忍復近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不知人悲所為何事  
悠悠昊天降此凶厲顧我妹氏淑惠慈懿言若不聞動  
若有制承尊撫卑曲盡恩誼日侍君子溫溫作儷云何  
斯人乃令至是父母遺祐不終覆庇我顧形影益單而  
瘁孰哀此言痛徹心肺昨在深閨今成遐棄從此問訊  
何由可致頓足失聲妹寧反袂

奠外舅符翁

嗚呼我公何意遽不少延也公厚稟殊質若金鐵經爐  
錘適以全其天勁氣卓行若松筠凌雪霜莫能摧其堅  
健步修軀不俟熊虎之導引而康壽澹食寡營無讓巖  
穴之隱伏而靜專是以位列九卿而居處服食不加於  
寒士齒踰八袞聰明智慮不損而舉動可齊於壯年固  
將期願占筭為鄉國之巨望且以典型在邇可藉以儆  
吾後生之過愆攷故究往昔之目擊問疑述少時之心

傳而又身當甥館謫受氓屨里間接比歲時周旋可謂得幸之偏者矣孰知事變倏忽乃謬不然間者抱疾容若有異而神則完旦夕省候以為未至於彌連也別僅一宿而疾稍劇又三宿而脈變遷醫以藥進拒令勿前吾年至此更復何言侍者猶庶幾其萬一涕泣而強焉端卧微哂無何竟棄捐矣哀哉哀哉人皆逆旅世無鏗仝然以辱愛之深感德之久而見違之遽其能已於號攀乎茲即殯宮重睹莫緣將誅行以相招顧心摧而氣

填徒揮淚以薦觴忍仰瞻夫几筵嗚呼哀哉

祭周生天臣

惟歲暮兮草木萋萋子何之兮日月如馳道之莫授兮  
所艱者資天胡不仁兮秘子之竒三年不見兮如在庭  
戶倏此佳辰兮言歸下土哀哀送子兮妻女父母欲招  
無從兮欲訴無語雪浪濺濺兮霰欲霽對舊侶兮悲故  
羣主靜之說兮聞不聞憑闌四顧兮黯愁雲玄化錯迕  
兮數溘渺人生百年兮孰相保黃馘無聞兮壽亦天子

知自遣兮復何悼飲子酒兮脩以辭子無遠去兮魄在  
茲

奠外舅符翁外母淑人許氏合葬

嗚呼哀哉古云至剛是剛匪物金鐵可鎔正則不屈不  
屈維何義有是非人則雖殊其辨同歸翁之方仕引繩  
就尺畸窮穴奸以祐以殛四十為郎出入省邸平權剔  
蠹結紛乃理誰其仇之中人之子扣閤不聞斂跡田里  
翁之再去匪矯且狂伸我元功讐彼西羌判不可搖國

是以彰寧嗟飢渴溝壑靡忘翁之守郡踵孝肅故寇恂  
再借叔度歌暮方其卧疾徭人實來奮臂署辭武夫心  
摧司臬名藩晉大廷尉色怒人驚言溫衆慰營無驕將  
獄寡寬民力犯羣猜默體帝仁惟帝曰咨咨爾大理不  
黨以欺朕用嘉爾計將大畀孰忌而止伯冏之命惟僕  
臣視晚節戒得急流知止翁之既退杜門掃軌坤乾研  
易朱墨評史天官堪輿諸家百氏歲有紀錄門絕投刺  
不出戶庭何有城市矻矻儒生或不逮是年在耄耄步

健視明興寐以時詠歌太平自謂天壤何樂可易時召  
諸孫授以禮式問之中饋所不遑恤亦惟淑人克勤內  
職田蠶婚喪不獨飲食心何有亡身不踰閭撫幼御卑  
嗃嗃戢戢不識所生惟恩是泣天子念功及臣之私再  
命來崇象服是宜進之秩號褒以美辭淑人敬承勤儉  
不移亦惟我翁刑家有宜翁擇交游先君締好女子洪  
先忘其不肖長而侍側胥保誨教比幸賜第翁在廊廟  
縉紳慶翁翁為色笑且曰斯人可最遠道彤墀趨曉策



騎隨車退食有言匪詩則書翁歸十載洪先罪斥閒居  
暫違似物有失虛往實歸坐或忘寐言不及私所賞道  
義耳目傳記揚摧紛紜圯族拂常厭不忍聞警報恩條  
凶良登敗憂若在位不間內外如是累年曾無二態丁  
未之冬倏遘厲虐從容正襟謝醫麾藥曰命有拘更復  
何待執手相呼後晤弗再嗚呼哀哉謂翁遠逝既壽永  
年謂理宜然胡為悲牽豈以婚故骨肉者憐皤皤黃髮  
典型孰傳矧曰頽風其終可誼龍陽有丘翁所自卜時日

之良掩珍藏玉惟德不孤作配同穀冷冷飄風蕭蕭拱  
木永訣何從長號莫贖尚飭此身期在不辱嗚呼哀哉

祭牟禾山先生

先生抱質篤靜而醇如璧無疵如麟自仁幼而夙成唯  
諾有則微節弗諧中慚動色楚材擢異冀羣一空百里  
之寄歷試以庸湯湯文水來游稅駕訟寡獄清邑以休  
暇庭無羨物野有栖稼孺慕得毋旅逋歸舍最課歲獻  
晉之司徒俾主國計將聽訐謨時與才違行以全毀孰

別清渭獨返畏壘閉門掃軌焚香著書經授玄成帷垂  
仲舒年深木榻客至園蔬嗣服載興福履未替令譜方  
傳些招遂繼嗚呼哀哉不才弱冠與衆奚殊片言見賞  
推轂先驅荏冉居諸尺寸未效仰負深期慙焉自悼自  
昔投野莫敢越疆歲月音問聞且樂康意謂天道盈虛  
相倚嗇前必豐利終出否訃來何速有涕沾裳豈惟今  
昔實惑彼蒼自昔含藥顙髮且改將來焉知悲往益駭  
所貴者生在能有成倘不其然何異於氓吐哀以辭欲

噤不止矢將潔身永報知己

祭蕭東潭公

自余成童見公未第布衣退然徐言審視逮夫既貴抑  
畏有加郎署刑平侯邦譽遐杳杳瓊山南隔巨浸往敗  
於黷公以廉振乃晉大僚于監于兵謨畫以陳交酋底  
平乃典大藩遂作牧伯鑒於持盈拂衣阡陌亦既歸止  
故舊不遺山巔水涯式叱以嬉義方孔嚴弗敢侈肆西  
蜀之陳漢室石氏玄潭衿履有待抗盟誨辭凜凜中人

隱情曾未幾何忽聞凶訃時亦負疴涕下簌簌載逾寒  
暑輒引在途他繫未奔如饑弗舖歲聿云暮升堂奠幣  
不見繡裳徘徊階祀孝謹流風克比者希何以慰公繼  
世無違

祭戚南玄

嗚呼四海何殊一家可否更訾彼此誰嗟吾輩得兄過  
於家督言雖未勤意已相屬弱質始振慕善若饑識名  
于刺鑿江之湄載邁京華情聯跡附豈無他人如出同

父分袂未幾駕言東遊攜手偕往矢心相酬正色寓規  
服義自貶如商投僧如疾受砭又如監史不厭求深感  
此遲遲欲謝冠簪薄譴南行畏途中遇交勉含章旋報  
返御自是往復亦再睽違各罹多故似悟入機靜定之  
說良知之疑且以為報冀或少裨友音時聞儆戒潛發  
惠然欲來為補失缺將訪山陰且俟匡廬夕解行橐朝  
傳訃書夢乎覺乎是耶非耶卜不可問疾何以加遺言  
何謂故侶何在枯形何歸遠志何待夙欽風誼崛起人

羣不傳而學不業而文侃侃之質烈烈之氣憤世之懷  
衛道之計挫之彌揚撓之愈礪雖遠不忘雖微不棄毀  
不見侵禍不知避萬夫莫當一身匪利乃如斯人顧不  
輔世保大定傾伐謀敵愾豈材為灾抑名之忌追往已  
矣後死者悸道不待人歲不與我望洋未即首丘其可  
躬之不逮言則數窮向非忘物寧免失中竊怪不類每  
辱過許摧蝕所餘浮汰稍去他山徒存良玉已瘞偃偃  
安之蒼蒼何意復誰似兄教我如弟思莫贖身悲惟隕

涕今歲何歲非龍非蛇七泉逝水譙山落霞晴川波石  
哀響先後河清難期沲影烏有去者豈速留者豈久胡  
為罔生胡為不朽欲薦生芻恐驚宿草先以此辭寄之  
遠道如其有聞應共自悼嗚呼

祭李鏡石公

惟公氣竒質敏學博文從童年起譽鄉校飛雄竟著祖  
鞭遂先黃第秋署翱翔南都留滯展能樹績錫類貤恩  
大夫晉秩楚國平反乃守大邦載懼鉅筭貝錦漸張分



符仍重朝端理枉廣右提刑藩垣接席夷獠知名方快  
乘驄薄言稅駕入社榜詩結軒觀稼里無夜驚枋有宗  
盟古稀壽齒多男頌聲不肖無聞辱知特厚早接比鄰  
晚成婚媾歲時几杖俎豆衣冠往必實腹語則交歡何  
意悲風遽生喬木永好不終大還何速日月莫繫窻窻條  
臨感今愴昔辭迫情深束帛湛觴助引俎別靈輿如存  
悽其欲折

祭同年吳雲泉

嗚呼夫子有言未見剛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甚難之也自與兄同年舉進士耳其姓名貌其面目不能知其人也已而聽其言侃然異之矣已而觀其行事蘄然則又異之矣已而得其心蓋屹然戛然於是樂與之交而時受其益自以為處山林而不寂寞者有斯人也神骨堅完思慮恬澹可恃無恙嗚呼曾幾時而兄病又幾時而訃至矣哀哉哀哉兄之病起於頃刻語妻子後事精

明不亂如去逆旅返鄉井無戀戀可憐狀嗚呼夫人之情莫掩於妻子之前而至重者莫踰於死生之際兄烈烈若此則知其侃然而蘄然而屹然戛然者可易致耶蓋於其死也而益重其生竊幸夫子之難見者乃今得之又竊悲方恃以為益而遽失之其何以生而死也嗚呼或者咸謂當今之世四方多虞有兄在位足以弭大變決大疑而奸諛畏首庸懦增氣萬一有他其必能衛邦國死封疆為世輕重而乃枯槁牖下不亦悲乎此屬

之天者無論矣且夫剛者多疾惡而不能忍垢安知其  
出也不為兄之深憂矣乎兄不以死生介意即泯泯何  
憾用不用烏足計也敝廬去佳城未百里分當執紼隴  
上病有所拘徒盼盼不獲往而以斯言進嗚呼金川湯  
湯一葦可航所謂同心不復可望兄亦永傷矣乎

祭曾梅臺公

惟公沉嘿任資樸素授器思而有文儉而不肆早歲處  
約食苦程書競先藝苑如取棄餘明庭選材宗伯是屬

展采矢謨尊壘壁玉聖人御世禮樂方崇乃帝獻  
養兩宮南省視學北扉校錄廟垣倡議焉計榮辱公是  
不泯師錫有言肅雖攝事乃賓四門出佐大藩憐人讒  
直降監自天旋畀初秩峻躋酬枉豈擬品倫西粵敷政  
夷民戴仁糾憲于貴遂司滇轄鎮帥弗率莫敢彈壓引  
經就列不愆于儀邦紀用張官謗何辭亦既懸車曾不  
廢業物數繙研國故該浹且擅取力詞鋒銛騰近宗獻  
吉遠祖少陵惟愚不類寡才短識早以婚媾頻為植掖

歸田以來結社可盟世事錯迕日月迅征歲非龍蛇人  
化猿鶴七泉云亡二仲不作悠悠莫問蒼天蓋高樂樂  
弱子跣袒長號生則相憐沒矣安招尚憶芳襟或御濁  
醪

祭友人陳蒙菴

嗚呼兄之平生大要已盡於志銘矣惟昔簡記見謀弟  
不謂然而兄不遽信是其誤在兄也土丸弗白兄不能  
忍而弟不相成是其誤在弟也嗚呼兄之誤今則已矣

弟且可何如哉夫智人之判茂宰必逢臺下之占魯國  
卒驗伯松之歸賢者不免又何說哉蓋錯迕者人也久  
而寒者天也又何說哉灑泣薦言永慰冥漠兄其聞乎  
否乎嗚呼

奠李竹塘妹夫

嗚呼竹塘別幾何時遽爾云亡今春省子翰池之上掩  
戶避客語以攝生之方意固望其平康也予且外遊音  
書莫將八月中旬返棹江黃鄉人告予以函問仰天灑

淚而徬徨不獨悲骨肉之離析將福善難必疑天道之  
杳茫憶昔師門之載贄見子佩觿而侍旁言不出諸其  
口行惟恐其或傷匪直青衿屬意即宗戚間里莫不交  
羨其慈良於是先君為予妹以相攸期百年之永昌參  
差中道失此孟光哀孤甥之子遺泣瞻望於渭陽節序  
餽勞藉慰有常胡八口之相依兼二豎之見戕子通於  
醫治劑檢方棄擲儒冠野服徜徉予謂子得逍遙之舉  
而子每語予以膏肓之疾多中槁而外疆昨歲執手體



羸而冠驚問曷故勉以預防子頷不語有淚盈眶自視  
脈理當近不祥百言相譬諸藥備嘗息奄奄以就逝魄  
沉滯而不揚豈純質之易瘁抑沴氣之方張騰高穹而  
莫問不知驚悍險狼顧渥丹而垂白者將何術以媚彼  
蒼既踰朔之六七予亦罹乎百殃慨并曰之肇禍實余  
行之靡臧積摧愴以內割乃奔馳而奠觴感今昔之懸  
跡悔存沒之異鄉病不聞乎訣辭殮不入乎襚裳撫塵  
几而長號徒失聲而裂腸魂悠悠以何之情悄悄而淒

涼聞不聞乎斯語來不來兮惟堂陳肴醑以薦哀或庶  
幾乎少嘗嗚呼

奠亡室曾孺人

嗚呼嗚呼自子于歸以來三十有五年吾以學且仕憂  
且病與子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雖遠在數千里外未嘗  
以饋祀賓祭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  
敬承不違雖勤瘁澹泊能久安之誠足恃也自吾歸田  
以來十有五年吾以講學聚友外出者歲不知其幾矣

雖遠在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其身甚弱然不易病即病亦不踰日速愈誠足恃也三二年間子雖易病吾亦外出未嘗以子之病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命數問之術者咸謂必壽吾方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嗚呼嗚呼今歲何歲出不及千里別不踰半朞而子不勝病何為子之身可恃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術者之言第驗於十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

今歲豈吾積釁多過上天降罰故虐子以困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吾惶惑於人言輕視子之身耶將子之身固不勝病其速愈者皆強起耶可悲也吾每出門未嘗問期今歲期以七月吾亦漫然應諾相慰藉耳吾出而病病而歸正在六月使臂不癱癱不甚必且踐諾子或不病未可知也聞子得報旦夕邑邑豈子之身固不易病吾以背癱病子耶七月之期意在庶子庶子不舉旦夕邑邑將為廣祀然耶抑亦有他疑也使舉庶子背又

不癱子必不病即病亦必速愈是子之命數固不當終  
吾且為子促之可悲也尋常有往必來告揖舟車治裝  
悉出經紀吾勞子三十有五年之久今為千古之別乃  
病不知其時藥不辨其宜沒不聞其語殮不執其手子  
其有遺恨於吾否耶可悲也性資淑慎動遵禮訓非大  
病不肯迎醫非至戚不敢見客今自診視至於含飯一  
切他屬弱息世光惟有纍纍熟視仰天長號而已子其  
有深憾於吾否耶可悲也即子委命能不吾憾吾出而

反顧莫為之主入而獨處莫為之語吾縱有四方之志其終能忽然耶可悲也術者言吾命數明歲當厄使命數果不可測言或不驗斯亦已矣不爾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子否耶即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為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子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之心否耶吾亦何恃而能遽忘耶可悲也去歲此日授我衣裳勸我酒漿今歲此日呼之不應食之不嘗吾之學非老非莊是觸於目而戚於心者方長

也子亦寧無重傷耶嗚呼嗚呼

祭華山鳴崗府君

繫夫君之硯礪兮肆密植於厥家弗掩翳於菲薄兮拔  
清漪而獨華方芬敷之旖旎兮有奕葉之竒葩衆睥睨之  
憇息兮胡蠹蝕之生嗟將覆庇之為惠兮顧摧折之是  
加豈栽培之舛施兮抑世運之弗嘉惟烈風之猶存兮  
吾何悲於有生之涯遙陳辭以洩哀兮君歸來乎去無  
遐

羅生汝奎誄文

嗚呼哀哉兮尚忍言斯今日何日兮與子分離天胡弗  
仁兮神明降毒殲此良人兮百身奚贖憶昔求友兮春  
鳥交鳴子獨何為兮與予目成棄捐舊服兮究玄精長  
途漫漫兮力未傾夾駟轂兮交衢縱橫羣志弛靡兮獨  
倚芳衡嗚呼哀哉兮歲不我與日居月諸兮于時語語  
語不情兮往弗禦互爭更抵兮心自許各相將兮道為  
侶授子館兮惠肯顧造小子兮恨遲暮佩青青兮揚和



風來于于兮席未空嗚呼哀哉兮周行茂草我生後時  
兮早未聞道嗟嗟有生兮少壯易老逝將與子兮探極  
要渺駕蘭舟兮指沅湘登祝融兮共翱翔歷八極兮超  
天荒遊無窮兮保貞常竭揚舲兮文水日悲風來兮何  
大疾五日期兮六不詹豈知永絕兮不少淹嗚呼哀哉  
孰余輔直諒不聞兮善將阻踴踴偃偃兮懷傷思苦豈  
曰無人兮同心莫睹繫古之人兮云才難今時滔滔兮  
况永嘆衆方鴻漸兮子夢狸殘何知天命兮今子阻艱

嗚呼哀哉兮難重宣今也則亡兮誰為憐攬文采兮淚  
如泉攷終量受兮或弗然登蚪挈螭兮溥九天委置濁  
滓兮竟何緣哀哀童冠兮涕泗漣瑤琴不鼓兮春思綿  
長號招子兮還不還上天下天兮何處攀嗚呼哀哉兮  
歸何所有言不聞兮抱淒楚中夜徬徨兮明月入戶皎  
皎流光兮莎鷄泣露露葉下兮聲淅淅疑子來兮望不  
及望不及兮心轉愁空攄詞兮告沉幽誰念百年兮一  
交游

羅母劉氏誄文

嘉靖癸未冬羅子有慶賢母貞媛劉氏卒有慶恩懷罔  
極形求莫肖茹哀臨忌服苦承遺越十有三年不衰友  
人某聞而悲之憶巨卿之義未伸感臯魚之辭足慟作  
為誄曰峩峩扁石爍爍巨宗毓此名姝懿質希踪時也  
結褵展如邦媛承尊以柔婉美斯眷惟舅相國惟鄉之  
模青衿初初芳佩于于戶屨常滿井轄時即有嚴尸饗  
不皇旰食有敷夫子正位罔家賓祭牢醴牧孳繭蔴拮

据是營威貞如束樨無號饑冬有旨蓄筒躍江魚春耀  
庭枝百堵具作三族靡私希哲正容上谷訓儉譽馳鳳  
毛跡超鴻漸嗚呼哀哉蒿歌慘兮露華濃萱堦淒兮秋  
雨空寥寥松雲兮山谷寂迢迢鴈語兮哀怨同杯棬塵  
集機杼夜悲戶帷垂淒雲葉披離形杳藹兮竟誰測音  
斷絕兮望無極芳菲菲兮歲律移思黯黯兮夢魂惻丁  
生疑像王氏廢詩逝既不返痛寧有期嗚呼哀哉元氣  
糾纏玄規續紛類錫者昌德馨則聞蕙蘭先折瑾瑜必

鑿蕭艾成丘瓦礫日塞匪物貴之自得孰修嗇之可程  
天道恒與善兮固靡朝夕之虧盈列彤管兮貞跡美幽  
閑兮有獲永終誦兮些辭托遺矩兮緯筴嗚呼哀哉

祭族祖宋朝請大夫澗谷府君墓文

惟府君代為宗望輩出世儒學接雙峰之傳語演江西  
之派早困嶽纏晚職幣金憤似道之誤君叫閭請劍悲  
德祐之逼虜傾家募兵史不絕於美談人猶傳其遺事  
顧乃空弔季札莫報仲宣瞻封域之有嚴感鄉鄰之無

暴於是剥苔識往勒石告來其文曰繫余靈之初降兮  
乘灝氣之融竒既懷璧而無璽兮復抱器之咸宜礪貞  
介於心膺兮揉黼黻為肝脾政聲藉以四溢兮杳前驅  
之猶疑美考亭之探賸兮就饒氏之師資窺中庸之窔  
突兮燭百家之紛岐出古澹於靡靡兮縈理緒而綜之  
發興觀於詩教兮受騷人之降麾何良時不余邁兮與  
患掇也矯羣龍之躋朝兮蹇莫達也進數鼓而將捷兮  
困弗奪也晚得路而上征兮道梗其孰闕也嘿述述於

下陳兮曷之敢怨。羗試難而益振兮。靡近與遠。謂余嫪而不害兮。女須為憐。俾職內於王廷兮。仍總總於利權。何國步之日蹙兮。衆吮以嬉。嗥赤狐於天閭兮。莫或擊之。將手撻而毛擢兮。翼者為逞言。朝聞而夕斥兮。孰有諒余之懷。耿進不得以攘讒兮。退顧領以奈何。披柴桑之晨風兮。望汨羅之揚波。紛種髮以捐冠兮。當一食而九噎。捐私帑以佐急兮。忍余室獨巖嶮。嶮哲人萎而夏變。夷兮。彼食粟其何情。日月冉冉不待兮。正首丘以余寧。

樵牧識而竊指兮嘅俚伶之遙昆  
春雨秋霜慄惻兮莽蕭艾與榛  
荆惟天道之幽玄兮人代相促  
華瘁虧盈迭互兮豈惟余族名不  
沒實兮國不滅史奸諛流穢兮賢  
者弗死增封樹表兮剔蘚弔遺里  
仁可處兮洵美足思辭剪伐於拱  
木兮來者觀德慙修辭之不文兮  
曷詔無極

祭從兄闇齋

嗟我與兄同出梅軒一身三世傳  
之九孫居處雖遠情



意彌敦九孫之中今存四昆兄適為首我當居次七歲  
相長問訊頻至何期昨朝聞此凶示開緘涕淚不忍久  
視憶兄之少羈勒難施挺出儕類刻厲書詩白河膠序  
先業是資掄選髦俊逢時泰熙爰薦當途立年之期我  
當其年亦謬及第拜慶而歸棣萼對麗鴻雁肅肅差池  
爭逝赴召宮臣遠駕亦戾共食旅舍朝談暮嬉銓衡屬  
目黃綬銅龜蒼梧名藩握符糾司我謫還山兄覲彤墀  
幕下三載怙恃俱摧即吉而起忌者見欺低昂之際曾

不借辭拂衣言邁知命惟時祿薄弗羸節縮自守省展  
鄉園徜徉執手觀魚濠梁誓將白首日者寓秦責望何  
厚復幾何時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惟兄修幹表儀甚豐  
叱咤雷動旋霽和風遇事磊磊咸讓長雄不翫艱棘不  
懾尊隆室有貞曜家人所宜五丈夫子文墨半之從以  
諸孫嶷嶷岐岐六十有四形貌未衰兄所享據有盈無  
虧外物來去奚足喜悲嗚呼哀哉空餘我身齒墮色槁  
羸卧一榻旦夕安保念茲平生中心如擣一往不復人世

草草杯酒雖清誰為傾倒長號莫招延佇遠道終當歸  
櫬俾近祖考教誨後生慰此懷抱淚下潛潛徒令增老

同年謝雙渠哀辭

維物栽培兮天道虧盈奉華鮮實兮秋斂其莖遲鈍多  
壽兮纖利者傾吟咋音薄兮鬱遏者宏自古則然兮胡  
今變更嗚呼哀哉兮孰厄我兄推圖考變兮不知其恒  
憶昔髫歲兮文采英英賈而不售兮益剗而瑩氣邁質  
雄兮不與時并不知者謂何兮獨要妙而不驚破矩削

尺兮跌宕鏗鉤天馬不可羈絡兮維意所營增華發潤  
兮馳騁古清蹕而不悔兮困極以亨及年歲之遲暮兮  
修以芳瓊迺戍子之秋風兮飄颻上征鵬鶚引吭先鳴  
兮百鳥慘而無聲雲翰薄九霄兮薦羽儀于承明叩天  
闔而弭節兮復道之以雲旌指東方以緩轡兮撫海壖  
之鄭城徽纆不可久繫兮哀生民之無正朝不皇食兮  
夕不解纓紛紛總總其綢繆兮顏顙頷以無精慨日月之  
何時兮條龍蛇之縱橫羗獨往以曷歸兮悲巫陽之莫

迎固匪躬其至節兮胡不自度而重輕豈濁世之氛祲  
兮抑枘鑿之難行求其故而不得兮疑誓言之予諱惟  
行脩之不就兮來者謂其何程吁嗟達人兮寡所嬰慨  
慷素抱兮孰為不平謁修文兮白玉京陸離兮朝大  
清蹇予渺而莫望悵悲鳥兮嚶嚶始郵人以訃告兮適  
暮春之將更魂惝恍而不寐兮情猶豫而如醒告者再  
及門兮吾猶拒而不信忽丹旌之央央兮帶吟溪之朝  
霞余既東望以隕涕兮復掩淚而自評唯白首之固交

兮中豈云其無成何同袍之多難兮悵予行之無朋懷  
曲江之嘉會兮簡書有盟事變叵測兮誰執其衡時運  
冉冉兮使我心怛逝者日遠兮不亡者名芝蘭秀拔兮  
日以榮所遺在安兮奚必舉羸山之嶭兮水之縈氣蔥  
蔥兮為佳城去千秋而不返時引眺兮長庚

祭彭石屋公哀辭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石屋彭先生以微疾卒卒  
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涕迸下將往臨又

明日亦病病入越月無一弔問之使哀誄之言石峯劉子問焉荅曰吾意或得相從地下無人世俗禮爲也侯不往將復臨矣久之竟不能強而東廓鄒子以書期曰十月之七日會葬先生於某地即虞於玩易之堂且發明其所學與所未及語者以告其家之子弟與其鄉里成先生之志洪先聞而涕焉曰吾如先生何哉昔也識其姓名於衡嶽志見其探竒挾幽囊邱以遊以為曠達之儔也已而聞其行事於荆川子慕義捐勢買棺以逝

以為剛狷之士也已而登栖雲之亭聞了巖之義讀志  
歸之簡委待盡之計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真  
而不矯達而不肆則昔之所知者未也夫無心於去留  
者孰知其所休無校於遲速者孰測其所欲而顧可以  
挽乎而又何以挽乎然吾於先生若不能遠也乃以束  
帛瓣香自述平生其辭曰伊余弱冠好古兮覽祝融之  
遺文考穹崖之秘籙兮駭彭鏗之不聞曠懷潏潏弗羈  
兮吾何藉與為羣懼飛鳥之迷踪兮望衡湘之烟雲過



荆川而問政兮得要眇於唐君理人懷其豈弟兮又內  
美之可薰舉空棺而解組兮笑片舌之猶存嗟余疆里  
未遙兮胡紹介之弗勤返初服而圖南兮扣雲關而造  
石室方隱几而嗒然兮擊余手以尋麓聽流泉而詠歌  
兮入窈窕之幽谷俯魚泳於階下兮采瑤華於高木栖  
層軒而騁望兮候海月之夜澄酌匏尊以相貽兮食沆  
瀣之玄精余乃忘年歲而論交兮將比耦而躬耕聞石  
蓮之啓闢兮欣策杖而來迎既厭世而弗矚兮如去舍

之逆旅歌挽辭而自祖兮寓簡書於故侶忽邂逅於江  
潯兮舉征衫以為徵惜瞬息以全生兮誦姬孔而含情  
斂竅奧而弗洩兮持中庸之戒懼儼虛已以待命兮似  
朝聞之有據默兢兢以反躬兮仰君子之幽貞慚步履  
之靡逮兮敢儀刑之遽湮既往者之不諫兮期黽勉於  
茲晨雖一酹之弗親兮終旦暮以為鄰耿明靈其如對  
兮尚有聞乎所陳

玉峽廟口弔大義塚文

正德初逆瑾專權播虐郡縣吏多以賄進公然肆權利  
民窮無告往往化為盜賊自冀兗豫楚以南所在山谷  
多變服應之臨吉撫三郡間為鰲溪大池時源諸處介  
深林絕澗中道路四塞去城郭多者百餘里賊首張元  
二鄒仕興等恃險遠嘯聚數千斬竿為矛懸巾為幟狼  
跳虎噬赭廬屠村以晝為夜莫復誰何蓋自丙寅迄庚  
午中無寧歲郡邑懼罪匿不以聞履橋張氏居廟口當  
峽阨地賊往來必道其門固已刺目會張氏以狀上縣

縣答罵之曰鬼蠻何地無賊獨劫汝耶汝家乃金穴也已而上之郡郡答罵如縣賊聞郡縣語日夕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婦歸外親選諸少年習鉤挺礮環守之以是數被攻不能克賊乃遣間諜故以詭言相憾且報期率又不至歲餘張氏以為給已守者益懈女婦老弱不勝竄苦稍稍求歸因各出金為樓高廣數丈許外固以甃度賊至懸梯聚其上計得自全不復設備賊偵知其然率其衆三千襲之候雞鳴來圍數匝垣火起乃

覺少年倉猝求鬪具不得欲逃不可乃驅女婦老弱登樓而自為巷戰戰不利退保樓或突圍走已而風迅火熾迫樓樓中人戟手罵呼天痛哭聲聞數里里中人遙望見第揮淚頓足莫敢捄頃之樓且火婦持姑子女牽其母入火死無受賊逼辱者凡三百人有奇先以事免者百之十而犯圍出者再倍之得完室家者纔六人正德癸酉八月朔也張氏故富貴畜室廬六七百間呼吸就燼日晡時賊始退外歸者哭求遺骨猶見灰燼中隱

隱母抱子狀得燼骨六十餘石有循徹者捐某山為塚  
治大棺斂葬焉而自詭服上變會省適都御史陳公金  
奉上命討江西諸賊聞訴大怒檄奪縣令俸以憲使某  
督兵殲之又幾月張元二鄒仕興俱伏誅褫縣令職張  
氏歲以八月朔設墓祭且割田供事凡十幾畝後三十  
餘年為嘉靖丁未張璞等求譜序於余向余道故如此  
余讀史見龔遂守渤海以教化清簡民不為盜竇儼令  
新鄭團其民為義營盜發鳴鼓無能脫者余悲張氏之

族平居不遇遂為守以至於變盜起不遇儼之令也以  
至駢首死若是酷也哀哉永豐湯鉞名其塚為大義余  
為文弔之文曰胡羣生之不辰兮四星皇皇紛銅墨之  
懷黷兮莫庇爾良妖氛起而倏忽兮攬搶肆殃豺虎競  
其號勃兮磨牙矯強白晝袵服道周兮指困為糧殪人  
不啻剖鷄兮鋒銳莫當亟扣閤而上變兮覆謂我狂暗  
抑抑而陷危兮制義以方羗總總其旦盟兮莫之避也  
秉鈎棘以趨捷兮何悍驚也炅炅其列炬兮昏曉備

也塹深障高以阻艱兮窮技智也夫何聰之不遠信巧  
謀兮糾錯相調意厭浥兮守者更怠歲月接兮間投毒  
作被迫脇兮始攘攘而奮袂兮逞決一鬪破局環柱呼  
羣兮距前翼後矢不及發双莫援兮凶已突而余就裂  
齒折脇不悔兮更升榮而自牖鬱烟焰以燔灼兮擁戶  
號穹雲屏屏而弗雨兮風獵獵而扇融烈金精於百煉  
兮干將為雄芳蘭熄而氣馨兮玉受災而氣白虹撫娼  
妲之啼女兮子躑躅而齧母抱孫幼以連蜷兮姑束縮



而從以婦胡昊天弗余弔兮白日避而下走幽遠逝而  
反盼兮室既赭而塵上覆拂蒙翳以求遺兮恍若見之  
形不留而冤結兮陰曠四垂啓下宮以聚處兮與化相  
推歸混沌於一體兮死而不離嗟夫人身憂疾悲天計  
年以生惟日相保黃馘槁容哽噎是防亦有弱息戒在  
垂堂胡為乎一炬之間百口俱燼彼亦何辜聞者其忍  
義甚於死死獲所安奈何民牧竊位而殮夜沉沉兮霜  
苦寒魂寂寂兮無悲酸穆皇風兮清道秋月皎兮來還

謁南嶽文

某自有知聞世有五嶽地之鉅者也及知有所嚮則聞  
觀五岳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聞五岳之禮甚  
嚴而南岳獨為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  
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於朝則  
又拘於地限於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某  
今為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隣南衡封壤越八百有餘  
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為偶蓋於達人之觀

竊有志焉未之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  
聞人談南衡祝融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  
則見其出入海竅如彈丸跳躍於肘袂其雲霧涌空風  
力剛烈扃戶不密即几席皆莽蕘之區而又千巖萬壑  
突見側出蘄絕深伏之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  
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徹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  
至教日湮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  
之間求所謂厚者視培塿為何若從而極其所止窮其

所變以反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未盡耶抑未盡者將陰啓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以獻矣嗚呼祐享

誌岡里社祭無祀鬼文

承奉本縣裁旨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

職於府州縣以各治之各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細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谷之神上下之理各有等第此祀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或有遭兵刃而橫死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強奪妻妾而死者有負屈遭刑戮而死者有天災流

行而疫死者有為猛獸荼虫而害死者有饑餓而凍死者有因戰鬪而殞身者有因急危而自縊者有因牆屋傾倒而壓死者有死沒無子孫者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沒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滅於一時祀典無文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為陰靈或依草附木或作為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令節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

祭興言及此憐其悽愴故勅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  
都有大厲之祭在一里有鄉厲之祭斯於神依人而血  
食人欽神而知理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  
今六團衆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本里以正月十五夕  
率衆姓等百戶聯名於此脩置三牲羹飯饋物祭於本  
里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依其來享

念菴文集卷十七